

HuZhanfen

我想做个赶鸭郎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当下人所知甚少的“赶鸭郎”，多年前与我邂逅在一个农场，大家叫他“老坑”——意思是头颈处老有污垢洗不干净。

“老坑”和老伴为农场看门，一手“绳鞭”功夫堪称绝活，一旦嗖嗖地挥舞起来，要打左脸，绝不会打到右脸，附近的贼想偷甲鱼或鸡鸭的无不尝过他的厉害，问他哪一门的武功，只说是“赶鸭”练就的。

“老坑”初中辍学后就是个“赶鸭”的，那是江南农村最奇特浪漫的行业之一，每年秋收前后，他就和伙伴背上帐篷铺盖，带上“牧鸭犬”，赶着500只一群的半大鸭从浙江水乡出发，沿着初秋的田野向南京行进，一路上，鸭群在江南的水网地带尽情地撒欢，白天以农田无数散落的谷物和沟壑间的昆虫鱼虾为食，晚上则收拢鸭群就地歇宿，这般风餐雨宿的3个月后，“吃活食”的大麻鸭就是南京餐桌上最顶尖的“盐水鸭”了。

我听了于是万分羡慕，脑海里展开无限的想象：湛蓝的晴空下，撇开所有人间的乌烟瘴气而与大自然为友，朝餐菊英夕啜晚霞。

“老坑”听了一脸讽刺的笑，说，赶鸭的一点不浪漫。

首先，时间要挑好，中国地方大，气候差别大，我们一般从9月初启程，时过立秋，尚有暑热，但早晚已渐渐凉了，田里沟里的各种“小杂毛”非常丰富，鸭子可以敞开肚子地吃，但时间再早的话人热得受不了，再迟呢耽误行程；其次，鸭群并非路上赶了之，“吃野食”之前得喂它们半饱或三分之一的饱，所以事先我们得备好两份食料，一份是长时间泡煮过的玉米，半大鸭吃了易消化；一份是老玉米，鸭群稍大后的饲料，吃了耐饥。

那我们吃什么呢？能够长期携带而不霉不馊

的只能是“绍兴米糕”，中国最早的“压缩饼干”，跟砖头一样硬，所以便宜。当然，放鸭期间，烧个野灶，盐水鱼虾，改善伙食，那是没问题的；秋天的肥蛇是我们的最爱，而我们的鼠笼所逮的田鼠又肥又嫩，比羊肉还好吃——你在江南的秋天还被饿死，不是懒就是笨！

不过，管好鸭群决不简单，鸭群是跟着“头鸭”的，要控制鸭群走向就得控制“头鸭”，你的“绳鞭”功夫既要点到它，又不打疼它，那可不能有一点含糊。

再次，要背熟地图路线，一路沿着沼泽地、湖沼地，现在所说的“湿地”前行，水越浅越好，特别是断头浜、堰塞塘和稻田沟壑，螺蚌鱼虾密如稠汤，每当我们越过杭嘉湖平原，进入苏锡常，就是秋收时节了，天渐凉了，水生物少了，而大田里无数散落的稻谷、玉米和豆类正好接上，鸭群成天在庄稼地里撒欢，晚上集群围宿，安全就全靠“牧鸭犬”驱赶黄鼠狼了，那狗精瘦而尖嘴长腿，极凶猛，

捉到黄鼠狼就直接生吃了。

“老坑”现年快八十了，赶鸭生涯给他留下最大的后遗症就是风湿病和肠胃病，那都拜长年露宿，吃饥伤饱所赐，如果现在赶鸭，既有睡袋又有帐篷，还有手机导航、音乐伴唱，罐头干点，酒精炉加驱蚊剂，不正是一次神仙级别的野营远足吗？怕什么风湿饥寒，带着网，鱼虾不断，带着笼，野味飘香，忙时无非驱着鸭群而吟风弄月游山玩水，闲时不妨烧烤烧烤，开瓶茅台驱驱风湿。金风送爽，秋虫唧唧，长河耿耿，露白气清，想着古月既然照今人，今月也一定照古人，不妨思绪翩翩，兴味无穷，和现代生活，日常家庭的庸常琐屑无聊虚假喧嚣拜拜，多大的一件快事啊！

“老坑”听了不出一声，良久，指指腿脚说，再年轻点吧，我再带你一趟……

忙时无非
驱着鸭群而吟
风弄月游山玩
水，闲时不妨
烧烤烧烤。